

一枝一叶总关情

郑海青

雁郊原乡

围炉

陆亚利



那时天气比现在在冷，湘南终归严寒期短，无需猫冬，围炉取暖，便成冬春日居家的一大闲趣。

老家地处丘陵，不出产木材，比不得山区，家家有烧木炭的火塘。大集体年代，农家普遍清寒，条件稍好的人家有火桶，杉木板子朽黑朽黑，估计也是祖上传下来的。火桶书桌大小，像个无底的箱子，挨放在年长主人的床边。面层是活动的方格框子，夏秋日闲置屋角，便是小孩子躲迷藏的无银之地。冬春日，里面架着铁火盆，烧燃疏松木材燃化的“火丝”，或是装上柴火的余烬，就有了火桶的功用。坐在床沿，搁上双腿，搭盖摇窝被，一身热烘烘的，算是比较奢侈的享受。

火桶面积局促，通常供年老体弱者的长者享用。小孩子血气旺，爱活动，一般不会窝在火桶边做保暖崽。有时，他们在外疯野回来，长者便会拉着孩子的小手，关切地问：“狗巴咯当真不怕冷嘅？你看吗得了呢，冷起鼻涕水是咯筛咧，手指脑和冰构子样，快放到火桶高头回一下阳。伤风受凉，恰药好苦，打针好痛呢！”玩累的小孩子，拢住一团暖意，听着长者哼唱的童谣，十有八九会酣然入睡。

条件差的人家，置办不起火桶，通常有两三个篾织的火篮。火篮如哑铃状，大号菜碟大小，里面搁着瓦钵。瓦钵装入柴火余烬，夹在双腿之间，用一块烂布垫盖住，暖手暖腿不暖头脚。一家难得人手一个火篮，青壮年便死顶硬抗寒风，优待老弱妇孺使用。手指和身前略略回暖，肩背依然如泼水般冰凉，火篮并不招小孩子们待见。闲暇时，老弱妇女拢着火笼，久坐无趣，又腰酸背痛，便会起身提起火篮，裹紧紫红头巾，佝偻身子，顶着寒风细雨，挨家串门。三三两两走动一番，最终汇集在屋子宽绰的人家，扎堆拉家常。每天重复着鸡毛蒜皮的话题，直到冷风淬灭瓦钵里的余烬，才记起回家生火做饭。

进入七十年代，乡下普及烧煤炭，柴火房里打上煤火灶。煤炭金贵，消受不起。天气暖和，大伙依旧烟熏火燎烧柴火，延续袅袅炊烟。因为方便取暖，家家户户在正房打地炉，一模两用，冬春寒湿天，兼顾煮饭和烤火。地炉的炉芯直径不过七八寸，深约莫四五寸，底部五六根炉条。炉条下部的通气道五六寸高，伸出炉膛外，连成长方体的煤灰坑。煤灰坑的对向，安放一个铸铁食坛，冬日有滚烫的热水可用。小簸箕大的圆形炉台，三合土夯就，高出地面两三寸。取柴屑、“火丝”引燃干煤块，一炉旺火便烧起来。用湿煤在炉口“打围子”，筑出坐锅的圈子，干了敲碎，作续用的干煤块。不用火时，湿煤封住火膛，中间用火钳戳个算盘子大的气孔，坐上一铁鼎锅水，用木板垫布，盖住煤灰坑口。再用火时，撬开封火的干煤，松煤灰，添干炭，火又慢慢旺起来。

白天农活忙，少有围炉烤火的闲工夫。遇上大雪天，队上照顾，妇女休工在家。堂客们喜欢凑热闹，吃过早饭，喂好猪獃，端起针线筐箩，聚集到一家人的地炉旁，一边家长里短，一边纳着鞋底或织着纱衣。女孩子乖，搬条麻枋凳，围坐在堂客们身边，将长着冻疮的小手伸进烤火被，探取些许温暖，割学针线活的机巧。男孩子天生不安分，牵拉着帽搭子，手拿一根木棍，欢天喜地打雪仗。屋里屋外跑进跑出，踩湿的棉

布鞋粘着雪花，在阶基和厅房留下杂乱的湿印。满脸通红回来，布鞋、纱袜和半截罩裤、衣袖浇湿。母亲们见怪不怪，一边数落，一边帮助脱下。布鞋搁上灶围子，衣袜铺上被篮，被篮缓缓冒起一团蒸汽。

寒冬腊月，天黑得早，屋里有些昏暗。母亲们撬开封火煤，用煤钩子勾落炉条上的煤渣，添几砣干煤块，蓝色火苗蹿起，满屋红光辉映。架上铁锅，煮一锅泡饭，或是煎些糕粿。一家人吃过点心，摆上一圈矮板凳，围着火炉坐拢来。窗台昏黄如豆的煤油灯光，柔化一张张皴裂的面孔。几双大手小手，弹钢琴似的悬着，面上覆盖一张簸箕大小的烂棉布垫。捂住的热气暖化冰冷的手掌，继而周身也热烘烘的。

年少不安分，总爱掀开棉布垫观火。炉火通红，刺得有些睁不开眼睛。小手指透亮，看得清鲜红的血丝。浓烈的火焰激发玩火的兴致，偷偷捡拾草屑扔进火中，随着蹿起的黄色火苗欢笑。有时扔进一根鸡毛，倏地化作黑烟，腾起一股肉焦味。有时砸进两粒豆子，炉膛爆出闷响，好似找到放炮仗的乐子。吃过点心又嘴馋，撕一小块红薯片，烤出焦黑的气泡，有滋有味地嚼起来。花样穷尽，方才安静一阵子，又无聊地往火里吐口水，玩赏滋滋的淬火声。母亲们怒目呵斥：“咯也要得啊？朝火里吐口水，会烂嘴巴呢！”那时嘴角上火溃烂，我真以为是朝火里吐口水的缘故。

我家地炉在厨房，炉子边靠墙角放置一个稻草坐窝。父亲坐在坐窝里烤火，时不时端起黢黑的洋瓷把杯，抿一口烧热的湖之酒，咬一片腊刁子鱼，慢条斯理地重复讲述着往事。讲乏了，他掏出鱼皮纸烟袋，卷起旱烟喇叭筒。为省下一根火柴，用火钳夹一颗通红的炭粒，吧嗒燃烟卷。烟卷冒起明火，映亮古铜色脸上粗粗的皱纹。黑烟弥漫，父亲一阵阵咳嗽，激惹我们也呛咳不止。

话题伤感，引发持续的沉闷，似乎加浓昏黑中的寒意。父亲觉得有些尴尬，有时刻意将话锋转向蒙学。他说自己读过两年私塾，发蒙第一天，老先生就讲，读了《三字经》可知千古事，读了《幼学》会读书，读了《增广》会说话。老先生的戒尺下手重，一次次打红手板心，逼得几个学童昏天黑地“打口鼓子”，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差不多都背得出。可惜只读了两年，家里太差，再也没有进“牛栏门”（学校）。父亲调侃自己发过蒙，背得起笔杆，没有成为文盲“睁眼瞎子”。难怪父亲字架子好，土改后当过大队长，后来又做过生产队保管员。

“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”围炉烤火时，父亲常常引用《增广贤文》这一句话，劝导我们要多读古书，多听古训。那时，我们见不到三大蒙学经典和《幼学琼林》《增广贤文》的片纸只字，对父亲复述的经典警句，觉得甚为新鲜。记得父亲吟诵过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”“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世间最难得者兄弟”“善为至宝深深用，心作良田世世耕”寥寥几句，虽不甚了了，至今却记忆犹新，撷取受用。

或许因为缺乏传统蒙学熏陶，我一直惭愧既不太会读书，也不太会说话。庆幸围炉夜话，父亲为我撩开蒙学的缝隙，恰好又赶上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，我能够跨进高等学堂，略略了解蒙学蕴藏的大乾坤。

我住的农户家房子建在小山包上，楼高招风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北风呜呜直吹，甚至飘起了片片雪花，人坐在屋里如同一块放进冰箱的五花肉，阵阵寒意扎进骨子里，身体渐渐麻木、僵硬……农村电压不稳，空调吹着吹着跳闸，带来的电热水袋偏偏又坏了。晚上缩进潮湿冰冷的被窝，脑袋都不敢露出来，整个人瑟瑟发抖，睡到天亮两只脚都没热透。

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来扶贫……”清晨拂晓，我一边在被窝里搓手搓脚，一边吟诵着由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诗作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改编的扶贫诗歌。在被窝里痛苦挣扎一阵，我一声断喝，一跃而起，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，倒吸着凉气忙着洗漱。虽然气温降到了冰点，可我们脱贫攻坚的热情却冲到了沸点！

9点多，贫困户老唐的新居前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在宽敞的堂屋里，大家围坐在一炉红红的炭火前，有说有笑。老唐102岁的老母亲也心满意足地坐在众人当中，接受大家的祝福。我们单位“一把手”王主任把几沓厚厚的百元大钞塞到老唐手中，说：“老唐啊，这4万元钱你收下，这是我们网信办、新媒体协会、网络作家协会一起发动大家给你捐的款，你赶快搞完房子的扫尾工程，争取过年前带着你老母亲住新房子！”王主任话音刚落，大家掌声一片。

老唐接过钱，两手直发抖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镇里的熊书记叮嘱他：“把钱收好啊，莫邪呱嗒（遗失了）！”村支部刘书记喊来一起进村走访的镇农商行盛行长，把这4万元钱连同老唐的扶贫存折交给他：“你等下就帮几存好，我再把折子还给几！”

我在老唐的新居里信步参观，虽然只是一层的平房，但堂屋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一应俱全，家具也置办了一些，房屋布局合理，很适合三口之家安居乐业。我不由地想起今年夏天在他家走访时的情景。一栋破破烂烂、摇摇欲坠的泥砖房，有的墙面已经严重倾斜，用几根树桩勉强支撑着没倒下来，走到屋里，有几间杂屋已经倒塌，好几处屋顶“开天窗”，日晒雨淋无遮无挡，地上到处碎的瓦片和泥砖渣子，人无立足之地。老唐一脸无奈地向我们诉苦：两个女儿出嫁了，生活条件也不咋地，没办法帮衬家里，老两口常年多病，靠着几亩薄田度日。家中还有一位102岁的老母亲要照顾，压力山大。

“必须帮助老唐在今年之内把新房子盖起来！”我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迅速与镇村两级干部研究制定危房改造方案，按扶贫政策为唐立生一家落实了3.5万元危房改造资金。10月份，老唐家的安居房正式开工了！尽管有危房改造资金，再加上老唐的多方筹措，可还是有不小的资金缺口。

为彻底解决老唐的后顾之忧，我们单位联合市新媒体协会、市网络作家协会发出了“为百岁老人圆新房梦”的捐款倡议，发动全体干部职工献爱心，并通过新媒体平台、微信朋友圈等互联网传播手段广泛发布认捐消息。捐款倡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，短短几天时间，就筹集到了4万元！

从老唐家出来，大家分头走访。我和熊书记、蒋镇长、盛行长一同去另一户重病贫困户家。一路上，书记镇长电话不断，都是不能怠慢不能耽搁的大事小事。我最近看了篇关于“公务员压力指数排行榜”的文章，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基层公务员压力指数独占榜首。他们晴天一身灰、雨天一身泥，上午搞扶贫，中午抓安全，下午平纠纷，晚上做台账，指哪打哪，每天晕头转向，一年忙到头，是离群众最近的“出气筒”和社会矛盾的“减压阀”。

在阴暗的房间里，我见到了卧病在床的谭爷爷，老人家已经年近九旬，骨瘦形销。早两个月在他家买土鸡的时候，我看着老爷子精神还不错，谁知上个月被查出患了肺癌和尿毒症，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。老爷子看到我们，浑浊无神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，颤巍巍地从被窝里伸出手，竖起了大拇指，虚弱地说：“感谢啊！你们是党的好干部！”我握着老人干枯的手，一时无言以对。

谭爷爷的小女儿一边抹眼泪，一边说：“我们家五兄妹，大姐中了风，哥哥得癌病死了，爸爸现在又病得这么重，看病花了好多钱，我们几姊妹打工收入也不高，要不是你们经常帮助我们，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……”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是困扰脱贫攻坚工作的痼疾啊！

此情此景，让人心里堵得慌。盛行长说：“上次走访，你跟我说的要盖个卫生间，我已经筹到了6000多元钱，我再想办法凑些钱，争取今年把家里的卫生间盖好。”我们实地查看一番，定好就在侧门口建卫生间，估算了一下造价，要将近一万元钱。刘书记拍着胸脯说：“卫生间由村里帮你施工，保证不赚你一分钱，哪怕倒贴钱也要搞好！”熊书记一把拽住我：“海哥有办法，资金缺口让海哥来兜底！”我慨然应允。我能忍心拒绝吗？

路过贫困户老王家，网络作家协会主席“龙七”正在和老王双目失明的母亲唠家常。每次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，老人家就会走出来，站在门廊前笑咪咪地说着感谢的话。今天，“龙七”把一条红红的围巾给老人家戴上，叮嘱她注意防寒保暖，老人乐开了花……

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，我感到步履沉重。脱贫攻坚就如同西天取经，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，一片坦途。正所谓：“脱贫攻坚民生计，一枝一叶总关情！”唯有坚定一个信念，汇聚各方力量，扎硬寨，打硬仗，才能踏平坎坷成坦途，战胜这块难啃的硬骨头，让所有的贫困家庭沐浴幸福的阳光！雨歇风住，晴意初现。

是啊！风雨挡不住彩虹，阴霾遮不住阳光。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，扶贫战士的脚步必将更加铿锵有力，一往无前！